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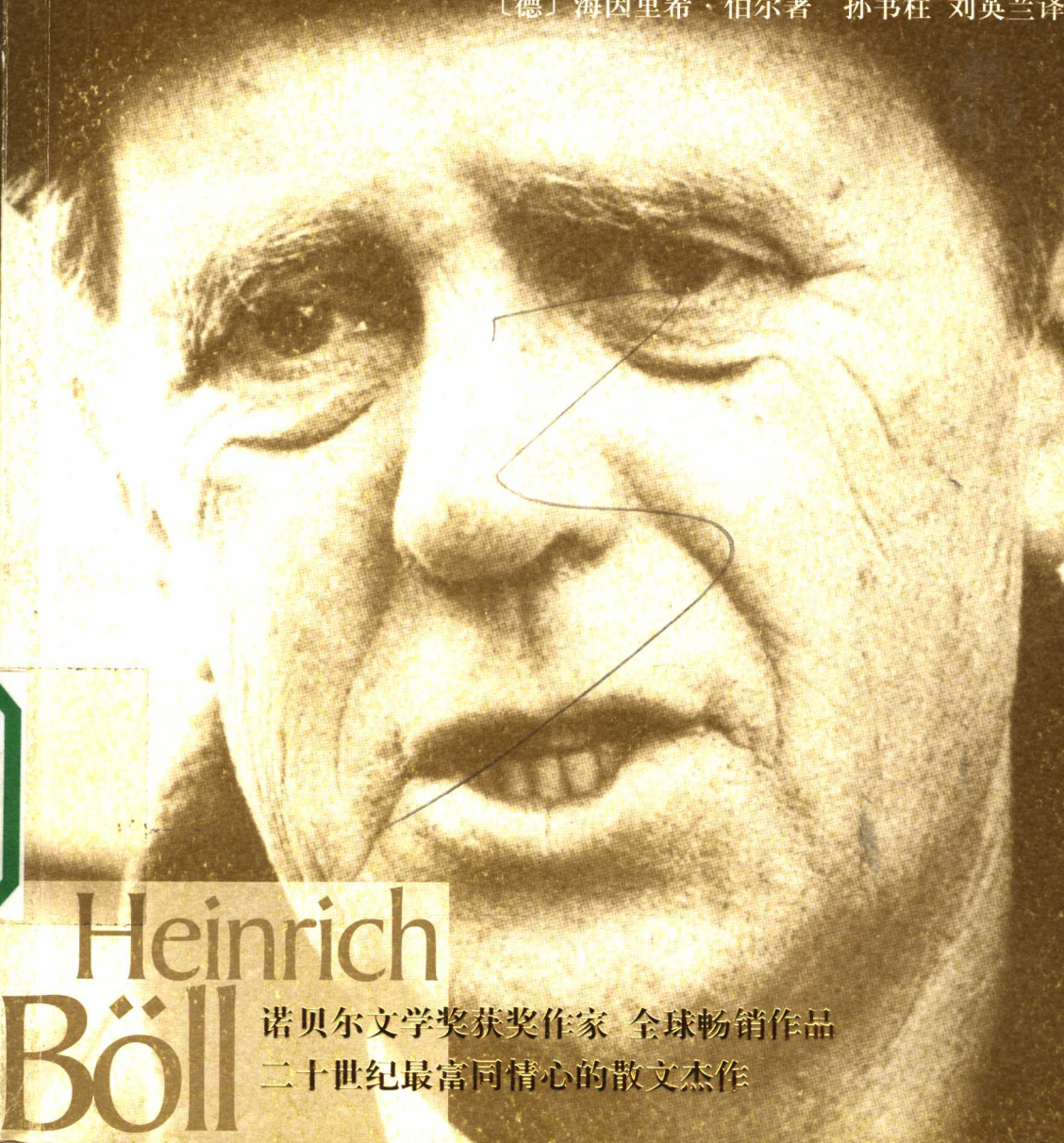
frisches Tagebuch

插图版经典译丛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尔兰日记

[德] 海因里希·伯尔著 孙书柱 刘英兰译



Heinrich
Böll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全球畅销作品
二十世纪最富同情心的散文杰作

· 插图版经典译丛 ·

爱尔兰日记

〔德〕海因里希·伯尔著

孙书柱 刘英兰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09-2004-66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尔兰日记/(德)海因里希·伯尔著;孙书柱,刘英兰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1

ISBN 7-5321-2836-9

I. 爱… II. ①海…②孙…③刘… III. 散文-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6563号

Original title: "Irisches Tagebuch" by Heinrich Böll

Copyright © 1957, 1988, 1996, 2000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All right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Copyright © 2005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c/o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海力洪

装帧设计: 周志武

爱尔兰日记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孙书柱 刘英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cl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2 1/3 字数 89,000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1-2836-9/I·2189 定价:2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780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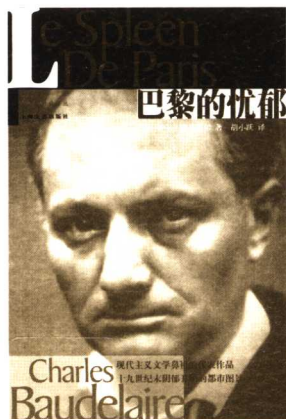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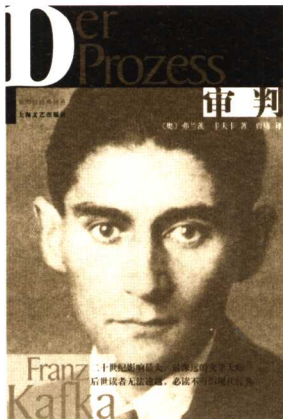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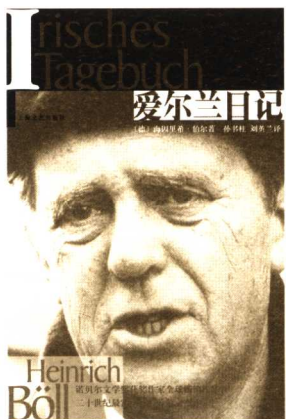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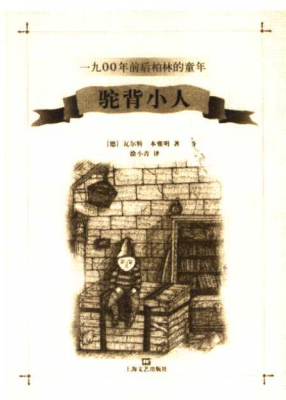
■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 1917-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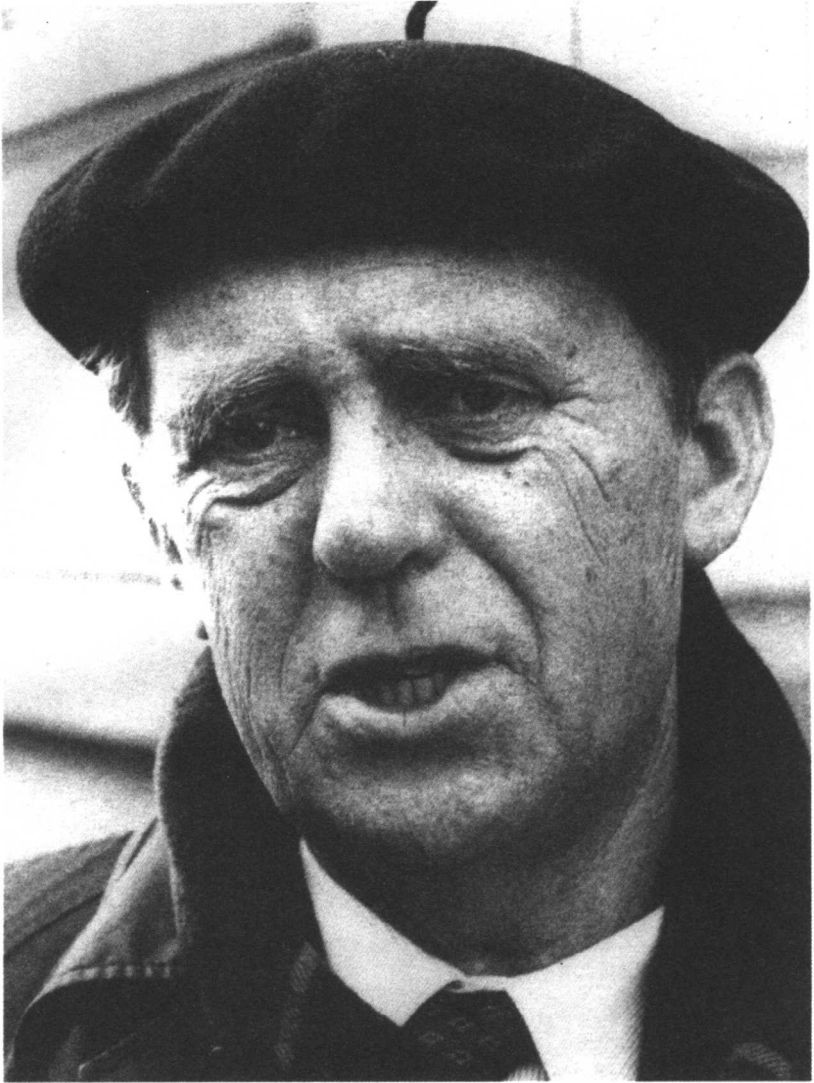
德国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作家，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兼具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振兴了德国文学。”他的作品坚持鲜明的道德立场和对正义的吁求，风格独特，技巧高超，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国内曾经翻译出版过他的多部小说，如《列车正点到达》、《与一位女士的合影》、《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等，深受读者的欢迎。

■ 《爱尔兰日记》

《爱尔兰日记》是伯尔最负盛名的作品，至今全球销量已达二百万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伯尔多次游历爱尔兰，本书是此间心灵闪光时刻的精妙记录。描写了动人的爱尔兰风情，神秘的凯尔特文化，以及爱尔兰大地上的众生相，感人至深，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富同情心的散文杰作”，世界散文宝库中一颗明亮的珍珠。

插图版经典译丛





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öll
Irisches
Tagebuch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E

《爱尔兰日记》德文版书影

目 录

一、 抵达（之一）	2
二、 抵达（之二）	14
三、 为米哈依尔·奥尼尔的灵魂祈祷	26
四、 梅奥——上帝保佑	40
五、 一个居民点的骨架	56
六、 门诊的政治牙医	68
七、 一个爱尔兰城市的肖像	78
八、 当上帝创造时间的时候	98
九、 观看爱尔兰的雨	108
十、 世界上最美的一双脚	116
十一、 公爵大街上死去的印第安人	134
十二、 望着火	144
十三、 如果赛莫斯要喝一杯	150

目 录

十四、D太太的第九个孩子	158
十五、对欧洲神话的小小贡献	170
十六、看不到天鹅	180
十七、习惯说法	192
十八、别离	198
译后记	213

有这样一个爱尔兰：谁到那里去而没有发现它，不能要求作者来弥补。

我将这本小书献给促使我写作此书的人：
卡尔·科伦。

——海因里希·伯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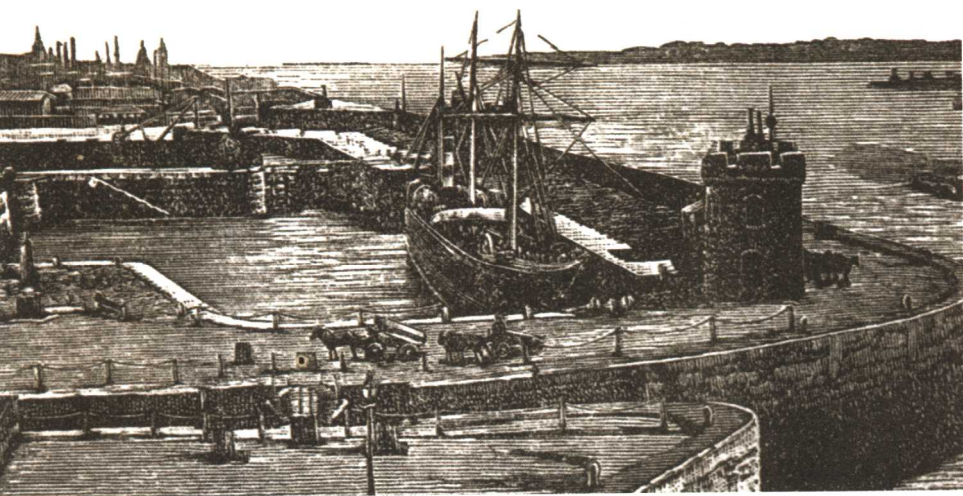
抵达（之一）

图：“地貌学上的一个奇迹：伦敦，我仅仅一掠而过。”

——伦敦议会大厦图

D 当我登上了轮船甲板之后，便看到、听到和闻到，3
我已经跨越过了一条边界。我曾经看到过英国可爱的一部分：肯特，田园牧歌式的风光；而地貌学上的一个奇迹——伦敦，我仅仅一掠而过；后来我又看到过英国的晦暗的一部分：利物浦。然而，在此时此地的轮船上，英国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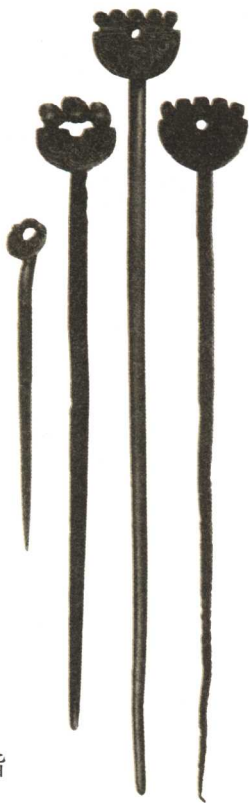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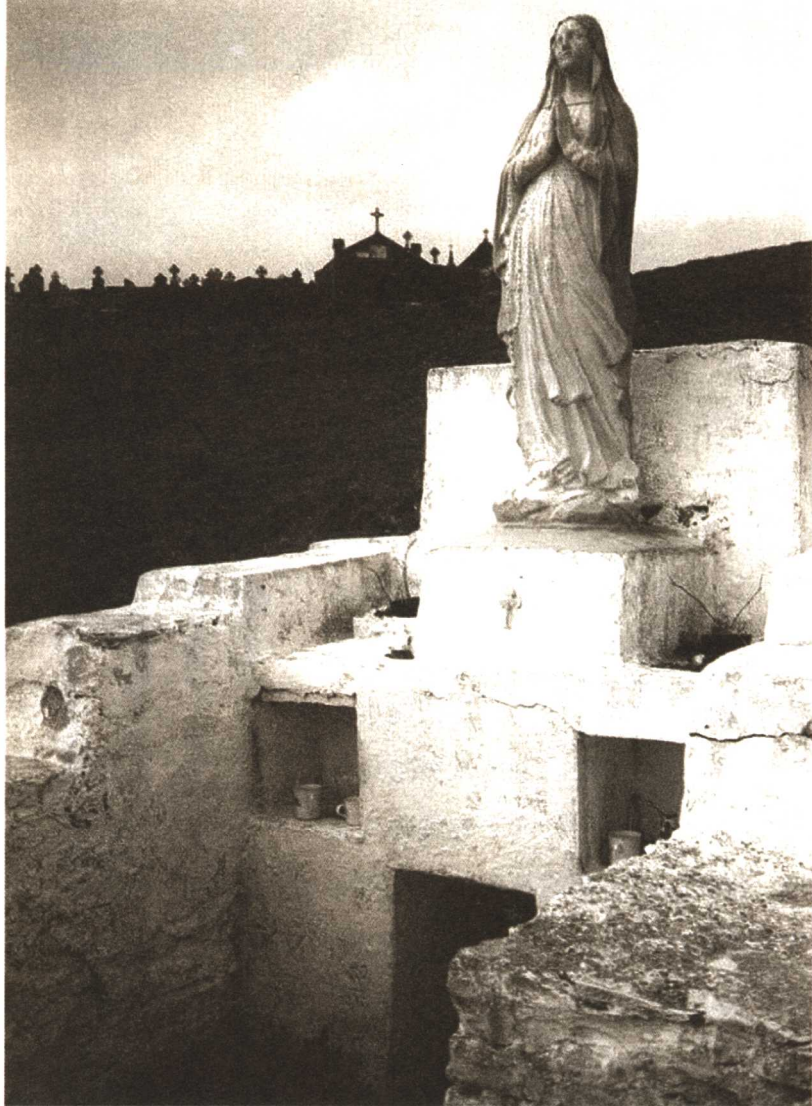
尽头。这里已经散发出泥炭的气味，从甲板和酒吧里已经传出喉音浓重的凯尔特^①语。欧洲的社会秩序在这里已经容纳了另外的形态：贫穷在这里已不仅“不再是耻辱”，而是既非光彩也非耻辱：它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依据——同富有一样无足轻重；衣服上的烫褶线失去了它的锋利，而保险别针，古老的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启蒙物，又重新理直气壮起来；凡是原来裁缝装了钮扣，让它像个句号发挥作用的地方，现

左图：“英国的晦暗的一部分：利物浦。”——利物浦码头（1950年代）
右图：古老的爱尔兰别针，制作于公元500—600年间

在都有别针像个逗号一样悬挂在那里；作为一种即兴产物的标志，别针现在促使曾被纽扣阻断了的褶皱贯通和延伸。我还发现，别针也被用作价格标签的吊钩，用作裤子背带的延长带，用作袖口钮扣的替代物，最后还被用来作为武器：一个小伙子用它刺一个男子汉的臀部：小伙子先是一愣，接着吓了一跳，因为那个男子汉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后来，小伙子用食指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以断定他是否还活着。他还活着，笑着拍了一下小伙子的肩头。

一条越来越长的长蛇阵排在售货窗口前，那里正以便宜的价格大量出售西欧的珍品——茶叶；似乎爱尔兰人正在奋力争取，无论如何也要保持住他们刚刚超过英国而绝不肯放弃的世界纪录：在爱尔兰，每人每年几乎要消耗十磅茶叶，





每年必有满满一小游泳池的茶水流过每个爱尔兰人的喉咙。

当我夹在这长蛇阵中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我有充足的时间回忆爱尔兰的其他一些世界纪录：这个小小的国家不仅仅在喝茶一项上保持着世界纪录，作为第二项纪录的是牧师的成长数（科隆主教辖区每年必须给差不多上千人授予教职，才能够同爱尔兰的一个小小教区竞争）；爱尔兰保持的

左图：“(爱尔兰)并不仅仅在喝茶一项保持着世界纪录，作为第二项纪录的是牧师的增长数。”

第三项世界纪录是看电影（又一次刚刚超过了英国——多少
7
共性存在于一切对立的事物中！）；最后，第四项是意味深长的，我不敢声称它与前三项处于因果关连之中：在爱尔兰，自杀的人数是我们地球上最少的。此外，还有喝威士忌和吸烟的纪录未作调查。但是，即使在这些项目上，这个小小的国家，这个土地面积只有巴伐利亚^②那么大而人口却少于它，人口仅仅介于埃森和多特蒙德^③之间的小小国家也遥遥领先。

午夜时分，轮船缓缓向广阔的海面推进，人站在西风中冷得打颤，于是，走进去喝一杯茶。后来，又在上面的酒吧里喝一杯威士忌，那里仍响着喉音浓重的凯尔特话，不过，仅仅是从一个爱尔兰人的喉咙里发出来。在酒吧的门厅里，修女们像一只只大家禽一样舒适暖和地蜷缩在她们的披巾下，蜷缩在她们长长的僧袍下，准备过夜了，但手里还拽着长长的念珠串，就像一只小艇划开去时人们拽着粗缆绳一样。怀里抱着婴儿站在酒吧柜台前的一个青年男子，要喝第五杯啤

酒时遭到拒绝，侍者还从他身边手牵一个两岁小姑娘的妻子手里拿掉了杯子，没有再给她斟酒。酒吧里渐渐空了，带喉音的凯尔特话也听不到了，修女们在瞌睡中轻轻点着头；其中有一个修女忘记拢好她的念珠串，圆滚滚的珠子随着轮船的摆动在地板上滚来滚去；那对无法继续饮酒的夫妇，胳膊上抱着他们的孩子，蹒跚地走过我的面前，朝小城堡一般堆着箱子和行李的角落晃去：那里睡着他们的另外两个孩子，分别偎在祖母身子两边。祖母那黑色的披巾似乎在为三个人提供着温暖。婴儿和两岁的小姐姐被放进一只衣筐并盖好了被子，然后，做父母的便双双静悄悄地爬到两口子中间，紧紧搂在一起，丈夫苍白而修长的手拉过一件雨衣，把它像撑帐篷一样罩在两口子身上。静谧，只有箱子上的锁伴随轮船行进的节奏轻轻地喀哒着。

我先前忘记了为自己找妥一个过夜的位置，现在只好跨过大腿、提包和箱子。几支烟头的火苗闪烁在黑暗中，我听到轻声耳语中的片言只句：“康尼马拉^④……没有机会……”